DS
735
A2Y86
1771a
v.3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8/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三

宋

太宗皇帝

乙未 至道元年。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帝以上元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見京師繁盛。諭近臣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者恐慄。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

契丹寇府州。永安節度使折御卿。擊敗之。

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將克拉木（党項別種。舊作勒浪。今改正。）等族。自振武入寇。御卿邀擊。敗之子河汊。（在葭州府谷縣境。）將克拉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舊作合利。今改正。）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曰。卿何執邪。蒙正對曰。臣非執。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蒙正夾袋中有）

呂蒙正夾袋册子正史不載而朱子名臣言行錄採

之爲必秉公正之心絕偏私之見然後能行之無弊否則夾袋之人才雖爲私門之桃李始則市恩邀譽後且立黨分門宋明末造多坐此病

册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各分門類。及朝廷用人。即取之袋中。故所用皆當

至是罷相。判河南。

以吕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持重識大體。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同升政事堂。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參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善持論。爲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洎初爲寇準官屬。甚恭謹。每爲準規畫。準心伏。以兄事之。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契丹寇雄州。何承矩禦卻之。

予

捍河汊之敗契丹深恥之故不久即攻府州以圖報復雄州逼近遼境鈔掠易經其引騎夜襲當不盡由於因謀瀆忿也承矩揭捷書諭州民亦以地當邊鄙民易驚惶宣國威以抑敵勢不得謂之輕脫且寇未至能防既至能拒追職能勝尤為守禦有方更不得謂之失體如是而予以罷斥復何以勵守臣甚矣太宗賞罰之舛也

承矩條于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媿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敗走。帝聞虜入寇之由。謂承矩輕脫生事。失守禦體。罷之。

開寶皇后宋氏崩。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后疾甚。遷于故燕國長公主第。崩。權殯普濟佛舍。諡曰孝章皇后。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帝不悅。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己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斥

六月。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繼遷遣押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

置我何地語幾與唐宣宗遂爲閒人相類太宗英明素著不應若此且因宮中相慶易愠爲喜復召準飲盡醉尤爲輕率此事諒非太宗實錄或當時因德昭廷美之不得其死稗官家飾說以汚衊之耳

團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遣使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已而繼遷攻淸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淸遠軍宋置故城在寧夏府靈州東南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

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

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西州招安使

十二月契丹寇府州折御卿禦之卒于軍

契丹韓德威諜知御卿有疾遂帥衆攻府州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丙申 二年春二月以太祖孫惟吉（字國祥德昭長子）爲閬州觀察使

太祖崩時惟吉裁六歲。帝卽位。猶在禁中。日侍中食。午膳也。周禮疏、王朝食、日中食、夕食爲三時食。中食義蓋本此。太平興國八年。始出居東宮。未幾授左驍衛大將軍。至是授閬州觀察使。凡邸第供億車服賜與。皆與諸王埒。

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

初帝令洛苑使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亦曰溥樂河。在寧夏府靈州南。北流入黃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璨字韜光。彬之子。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上表告急。爲繼遷所得。遂頓兵不去。此宋史原文。言表爲繼遷所獲。續綱目刪去上表二字。改下二句作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似慮靈州爲繼遷所得者、

呂端請襲平夏以解靈武之圍自是上策即此可見其大事不糊塗不獨福寧即位時不動聲色而定大計於頃刻也太宗於此故不愧知人之哲矣

與史不合今改正。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或云盛夏涉旱海（在靈州東南趙珣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潁州人）出慶范廷召（冀州棗強人）出延王超（趙州人）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以陳靖（字道卿興化莆田人）為京西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度田均稅畫田授人約井田之利為定法頒行天下乃詔靖為勸農使

皇甫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爲不可

遂出靖知婺州而罷其法。

寇準免。

是歲郊祀。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進之。廣州通判馮拯上䟽極陳準擅權。且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帝不懌。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誹謗。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戩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端等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于帝前。帝因歎

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鄧州。

以丁惟清知西涼府。宋初以涼州爲西涼府後沒于夏。

涼州久不內屬。唐廣德初州陷吐蕃咸通中收復旋即荒廢後唐長興四年留後孫超遣使求旌節詔拜超節度使至後周顯德中復絕于中國。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副將范廷召遇李繼遷于烏白池。鹽池也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元和志鹽州五原縣有烏白二池出鹽即此。擊敗之繼隆不見虜而還。

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字叔。周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前。注見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虜銳

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字元輔。年十七爲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卻。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廷召等大小數十戰。雖頗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

九月。秦晉諸州地震。

大有年。

丁酉三年。春正月。張洎罷。

洎性險詖。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帝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蹱覆轍。卿言過矣。洎慚而退。至是以病罷。尋卒。

葬孝章皇后。葬永昌陵北。

自后崩至是踰三年而始克葬。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北兩浙福建川峽廣南東西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是爲真宗。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至道二年參知政事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

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拱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夏四月。尊皇后爲皇太后。赦。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李昌齡有罪。貶忠武軍名注見前。行軍司馬。

討諫立楚王之罪。貶昌齡爲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唐置今爲府屬廣西

立郭氏守文之女爲皇后。

六月。追復涪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錢若水請罷。許之。

初。太宗以劉昌言罷。問左右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

罷。又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因歎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之者耳。即欲移疾。會西邊用兵。不敢言。至是。以母老請解樞務。章再上。乃罷爲集賢院學士。若水入謝便殿。帝問近臣可大用者。若水以中書舍人王旦字子明。祐之子。對。帝曰。此固朕所屬也。

冬。十月。葬永熙陵。在河南府鞏縣永昌陵西。

史臣曰。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厲。閱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十二月。追尊母李氏真定人防禦使英之女。爲皇太后。帝生母也。太宗時。封夫人。尋薨。帝即位。追封賢妃。又進

臣察其變詐則當正辭却之即云姑從所請假之節鉞亦已足矣何必復與以五州使其壤地日益負固有資以貽無窮之患是時在廷如呂端李沆輩尙不乏人何未聞一言建白耶

上尊號諡曰元德。

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繼遷表求蕃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陰姑從其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州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與之。張浦亦遣還。

眞宗皇帝

戊戌 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營室（注見前）北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出知泰州乃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之言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丙戌朔日食

呂端李至罷

端器量寛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毎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宮廷陛峻特令梓人爲納陛至是以疾罷至亦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使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字汝礪京兆鄠

人。宋湜字持正。爲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爲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奸邪是也。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沆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劉美人益州華陽人。即劉后也。

己亥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上疏言。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愼守令之選以惠民。帝優詔褒答之。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謚武惠。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璨瑋字寶臣。彬次子。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

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守法度。保功名。爲宋良將第一。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悉免租稅。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讀講學士始此。

詔[illegible]中。楊徽之。夏侯嶠字峻極。濟州鉅野人。爲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設直廬于秘閣。更直召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鎬。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舒雅字子正。宣城人。孫奭字宗古。博平人。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月。契丹入寇。都部署康保裔河南洛陽人。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

將楊延朗業之子。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氷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時真定髙陽關都部署傅潛冀州衡水人。擁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會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字仲孚衛州人。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于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絶而援不至。保裔殁焉。續綱目范延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遂戰殁考宋史康保裔傳潛

傅潛擁重兵畏懦不進閉門請戰則醜言相詬其玩愒之罪已浮于孫全興之擁兵自固及廷召忿詬始付以一旅而于應援合勦諸部署槩置不問坐致折將債軍其失律更無可逭乃全興尙伏司敗之誅而於潛則貸戮社之典何以彰必罰而肅軍政耶

范廷召傳俱無廷召于瀛州潛遁事真宗紀潛等皆遁流不及廷召其無潛遁事可知今依宋史改輯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超等督先鋒。示以戰圖。遂次大名。聞保裔死。優詔賻之。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又聞諸將告急于潛。潛不遣兵。而有功者抑不以聞。帝命王繼英祥符人即軍中召潛還。以高瓊燕人代之。羣臣請誅潛。詔削官長流房州。

庚子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范廷召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益州戍兵作亂。推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死之。均遂

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轄符昭壽子彥卿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徐州彭城人。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爲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

張齊賢以河決爲患意在多集丁夫王濟以調發勞民意在減省力役各執一偏而皆未得其要不知徵派固滋擾閭閻若量給口食使工作有資則窮黎未

已而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爲知州李士衡（字天鈞。秦州成紀人。）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名。奏至。即日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太原人。）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字世長。上黨人。）等皆隸焉。（知蜀州楊懷忠。聞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入益州。焚城北門。與賊戰。不敵而退。復檄嘉眉七州。合兵再進。軍于州南十五里雞鳴原。以俟王師。）

帝至自大名。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字濟川。深州饒陽人。）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

實不可藉以御口倘修防不豫或有蟻潰之虞所傷奚啻霄壤既銜之災爲彼時計但當董以幹吏飭司堤工不此之務而但于多寡之間斷斷爭辯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同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二月以周瑩瀛州景城人王繼英知樞密院事王旦同知院事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三月戊寅朔日食

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正惠

端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及疾篤，帝親視之。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贈司空。

六月，以向敏中爲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巡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先是，有終等至益州，爲賊所敗。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復漢州，有終等進壁昇仙橋，賊開門僞遁，有終等帥兵徑入，伏發，官軍悉被殺，有終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張思鈞，邢州沙河人。昇仙橋在成都縣北。退保漢州。既而賊由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東西南三面。賊出戰屢敗，日益消沮。至是，有終等入城，均夜與其黨二萬餘

突圍而遁。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富順監。（宋置。今爲縣。屬叙州府。）及之。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枝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

辛丑 四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夏四月。回鶻來貢。

靈武僻近西夏守之足以扞邊圉棄之足以啓寇資大勢較然不待智者而知帝乃以孤懸為慮亦惟繕

願助討李繼遷

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爲清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刦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

備聯絡以張犄角奈何不顧唇亡齒寒之患而自撤其藩籬耶當日衆論紛如惟輔臣所執尙合正理至楊億議主棄地誠書生畏葸迂談即李沆言壘而歸之說亦不免示弱後此靈州失陷亦以無援僨事使王超即從前命趨赴豈有疏虞眞宗轉悔不用沆言何見之左也

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注見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汾州河西人。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宋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懷遠。後周縣。宋爲鎭。今寧夏府寧夏縣是。又掠輜重至唐龍鎭。在寧夏縣西南。副都部署曹璨以番兵邀擊敗之。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王顯敗之。

种放初對數語不過老生常談了無異人處及輒還復出仰恃恩縱恣素節頓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爲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壬寅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字仲溥聞喜人）死之濟知靈州謀輯八鎮（即懷遠等鎮已沒西夏地理志不載）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番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秋七月甲午朔日食

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

嚓處士虛聲不足憑信若此

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畿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

癸卯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巴喇濟西涼府吐蕃族首領。按巴喇濟舊作潘羅支。今改正。為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宋置今平涼府鎮原縣是。李繼和言巴喇濟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巴喇濟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

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巴喇濟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彊。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開封人。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繼忠以去。

耶律諾郭字延寧。太祖母弟。舊作奴瓜。今改正寇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在望都縣東北。與諾郭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在保定府清苑縣西南。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

契丹主于炭山。此又一炭山。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遼史。歸化州有炭山。謂之陘頭。有涼殿。即此。非遼初建城于灤河上之炭山也。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後遂仕于契丹。更姓名為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

復以張詠知益州。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遂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天文志。南方輿鬼五星。為天目。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署。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已任。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續編目作五十二卷。今依宋史錫傳改正。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西夏屢世叛降反覆保吉既死其機實有可乘邊將降詔撫安之請自不若曹瑋之擒而郡縣之為深中窾要也使眞宗早從其計何至他日貽西顧憂乃尒審彼己妄思以恩招致遂聽其滋蔓日益鴟張元昊以後更不可制邊釁成邊患姑息之流弊豈直非鮮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巴喇濟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于是巴喇濟僞降。保吉受之不疑。巴喇濟集六谷番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子德明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宋以慶環邠寧乾五州為環慶路。）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彊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不去將奚稅已哉

李沆立身行己嶷然無疵其學識亦出王旦寇準上所稱當時賢相惟云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則未

甲辰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諡明德。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諡文靖。

沆卒。帝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邪。沆曰。彊敵外患。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具備。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卽所傷

免過偏凡事當論其理之可否以定行止若果有益於國計民生無論忠謀碩畫當立見施行即憸人或以數陳爲干進之階而所言近理亦不應槩以人廢設豫存成見專皆扞格不行必致下情無由上達而政府沮抑庶務亦啓操切之端惜乎沆之未見及此也

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邪。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長洲人。

盜殺朔方節度使巴喇濟。

趙保吉既死。故黨密班珠爾（舊作迷般囑。今改正。）及日巴勒戩。（舊作日逋吉。今改正。）羅丹。二族。亡歸扎巴（舊作者尨。今改正。）族。欲陰圖巴喇濟。復讐。會其黨攻扎巴巴喇濟。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所戕。六谷諸豪共立巴喇濟之弟斯榜多（舊作廝鐸督。今改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斯榜多朔方節度使。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疑。

閏九月。契丹主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入寇。遣其統軍順國王蕭達蘭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本漢縣。宋爲砦。後改軍。故城在今保定府完縣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衆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卽古

嘔夷水。源出山西。流逕唐縣。謂之唐水。入于定州。謂之滱水。下流與滋沙諸河合。又分兵圍岢嵐軍。高繼勳字紹先。瓊長子。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延渥并州晉陽人。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城淀。在慶都縣東南。水經注。陽城故城。近在西北。故名焉。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閤門祗候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報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

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于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帝皆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石晉置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逼冀州遂抵澶州邊

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字唐夫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擇大

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欽若至天雄。契丹臨境。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達蘭。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達蘭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達蘭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字唐公泊之孫。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達蘭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旣死。虜大挫衂。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虜退出境。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衂。時人目二軍曰銅梁門。鐵遂城。梁門。安肅軍治。遂城。廣信軍治也。魏能。鄆人。梁門即戰國趙汾門。宋置砦。今保定府安肅縣是也。遂城。注見前。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外大敵在前即以凶語致啟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爲爲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太宗第五子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至東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帝還京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

眞宗澶淵之役在道卽爲金陵之謀所惑及河則見敵兵之盛而止其心已懷猶豫迨勉彊進輦以軍事付準繼復力主議和雖百萬亦所弗惜其恇怯之狀不啻深入虎穴欽若揣測章旨故孤注之讒得以中之其託言恥城下之盟猶

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裘帝卻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卽德勝寨之南城注見前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字祐之守信子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鎭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

餘爲可居之名耳

澶州告急都邑震駭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梁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

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燕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捍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

寇準處以鎮靜而羣心安太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眞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達蘭戰歿少挫其鋒而精銳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盤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帝遂還京

乙巳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彊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牛馬。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拔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馬知節。字子元。全義子。楊延昭即延朗改名。李允則字垂範。謙溥子。孫全照。字繼明。行友子。

置國信司。

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僅字鄰成。蔡州汝陽人。賀蕭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上

言春秋書外夷。僭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爲然。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爲一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爲一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爲一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爲一識洞韜畧運籌決勝科。爲一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爲一凡六科。詔中

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爲常。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注見前。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淵。賜敏中密詔。書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蕃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謚文簡。

準在太宗時除拜不平爲禍拯所劾爭執殿廷因而罷相至此復矜功自專除官不拘例簿仍未改其故習試思宰相贊襄政務果於人才眞知灼見亦出常

士安既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爲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詘。眞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來不絕。

丙午 三年。春二月。罷寇準知陝州。

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邅濡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

薦之朝廷以備甄錄豈可
不循資格任情高下詡詡
然以進賢退不肖自負乎
此即登用悉皆公當尚不
免跡涉擅權若稍近徇私
其害政尤不可問王旦嘗
謂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
威誠切中其病惜乎準有
幹濟之才而時公忠之義
也

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由是顧準寖衰。竟罷爲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以王旦同平章事。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參知政事。

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爲己任。卿當深戒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峽廣南悉置焉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爲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欵復奉誓表請藏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因責其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册德明爲夏國王德明終其身三十年不敢窺邊

葬明德皇后。

先是后崩，權殯沙臺，至是始附葬永熙陵。

丁未　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今喀喇沁右翼南，有故大寧城廢址。遼中京大定府也。方輿紀要：遼中京金曰北京，元為大寧路，明洪武初置大寧衛，封寧王權于此，永樂初寧藩徙封南昌，衛遂廢。

遼西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以饒樂水名。饒樂水，方輿紀要以為在大寧城北東北流入于潢河。潢河在今克什克騰界，蒙古名錫喇穆稜，東北流會諸水，遝巴林及科爾沁等境，入于遼，即遼河之西一源也。至是契丹主建都于此。倣臨潢遼上京也，故城在今巴林東北，以臨潢水名。置宮掖樓

閲府庫城市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謚莊穆

五月丙申朔日食

六月葬莊穆皇后葬永熙陵西北仁宗時改謚章穆

秋八月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于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奸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天書之謀倡於欽若而決於杜鎬史謂其不測意旨而擬應是殆不然如果牽

冬十二月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考試糊名始此。

戊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

臆而對何以神道設教之言與欽若同一口吻而出日承天門拜受之後何爲益以經義符和哉蓋鎬亦不過與丁謂陳堯叟輩同爲諂附欽若之人欽若特欲借老儒虛名以證其言有據耳若云非授意迎合其將誰欺

欽若倡爲邪說以蠱惑真宗自欺欺世舉國若狂貽譏史策實爲千古罪人然此固奸邪無忌憚之尤不足深責獨怪王旦素以剛正自負真宗定謀之初方慮旦或以爲不可何以欽若乘間一言遂無異議且率衆稱賀力請封禪甚至

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乃召旦飲。歡甚。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卽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卽步至承天門瞻望

身允大禮使於諂諛逢迎之術無所不至則其過更不止於不能諫沮而已至其後遺令披緇為斂以表不諫天書之失尤為欲蓋彌彰蓋其中本無定見利害之心一動遂入於岐途而無所底止識者以為美珠固結則殊不然即如所云真宗詭為樽酒頒賜旦攜歸發封其事甚秘誰復為之漏洩此殆史家傅會以文致其過不知旦之過失自在又不繫賜珠之有無耳

再拜。遣二内史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草既而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旦曰東封近彼因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正當以微物輕之乃于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及明年復下有司以契丹所借金幣事屬微末仍依常數與之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羣臣上帝尊號

王欽若至乾封唐縣宋改奉符今日泰安爲泰安府治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泰山下之小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

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
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
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
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卽密諭欽若等
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恊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
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
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
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
讀訖復奉以升殿于是羣臣表上
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
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
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于太廟

作玉淸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字元弼開封人。後改名耆。皆上疏諫。不聽。帝先召丁謂問之。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沮陛下。願以此諭之。王旦密疏諫。帝以謂所對告。旦不敢復言。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于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乙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

石䃾。音感。石篋也。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䃾。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廟。加謚元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縣。謁孔子廟。行酌獻禮。特展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元聖文宣王。祭以太牢。又追謚齊太公望爲昭烈武成王。立廟青州。周文公旦爲文憲王。立廟曲阜。仍追封叔梁紇齊國公。顏氏魯國夫人。伯魚母亓官氏鄆國夫人。尋又復追封孔子弟子顏回爲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爲郡公。曾參以下

六十二人為侯。命從臣為贊。又封左邱明等十九人為伯。

還宮。

帝還。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己酉二年。春三月。丙辰朔。日食。

夏四月。昇州大水。陝西旱蝗。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

宋軍名。元爲州。今屬廬州府。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不省。

五月。代州地震。

冬。十二月。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庚戌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弑其主黎至忠。遣使入貢。

詔封公蘊爲交阯郡王。黎氏據安南。亦三傳而滅。

初。黎桓死。中子龍鉞立。未幾。龍鉞弟龍廷。殺龍鉞而代之。踰年入貢。詔封交阯郡王。賜名至忠。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

交阯弒逆相尋宋不能聲罪致討已失春秋共誅亂賊之義且眞宗旣知效尤可惡乃以爲蠻俗何足責又從而封爵賜予直是賞其篡竊爲天下共主者不應若此視契丹主之伐高麗而誅康肇不免相形見絀矣

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器幣

贖呂端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舊第已質于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弟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爲掌儀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夏五月高麗康肇弒其主誦建五世孫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

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蕭𢈪里（字尼嚕袞嗒魯國四世孫）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況陛下在諒陰。（時太后蕭氏卒。）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爲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已而契丹伐高麗。擒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今朝鮮國平安道有平州。）

秋。旱。蝗。

九月。内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字諫臣。歙人。）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内臣恃恩恣横。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于班秩賜予。不使

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爲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冬十二月夏州饑

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欵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辛亥 四年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大赦

先是羣臣上表請祀汾陰帝從之以王旦兼大禮使王欽若爲禮儀使陳堯叟爲經度使儀同封禪正月奉天書發京師是月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遂至寶

鼎縣。本漢汾陰。唐改寶鼎。宋曰榮河。今縣屬蒲州府。奉祇宮。祀后土地祇。大赦天下文武進秩。建寶鼎縣為慶成軍。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羣臣于穆清殿而還。初將祀汾陰。會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謹之意。又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國家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議封禪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歎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上言。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

三月。召陜州隱士魏野。字仲先。蜀人。不至。

野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為詩清苦帝自汾陰還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所居架草堂有水竹之勝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

太子太師呂蒙正卒諡文穆

六月太白晝見八月復晝見

江淮大水

秋七月畿內蝗鎮眉昌等州昌州唐置今重慶府榮昌縣是餘注見前地震

八月河決通利軍宋置後改安利復改平川今衛輝府濬縣是

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

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命敏中等充使尋作

會靈觀以奉祀。

壬子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在裏外二湖之間一嶼聳立為湖山絕勝處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秋八月丙申朔日食。

九月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

爲樞密副使。

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宦者劉承珪（楚州山陽人。後改名承規）等。蒐講墜典。大修宮觀。以林特（字士奇。南劍州順昌人。）有心計。使爲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祕。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癭相。性傾巧。敢爲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天書已荒誕不經乃復因妄男子之言撰爲杳渺無稽之名系以自誣其祖誕益甚矣且從而尊其稱避其諱躋其位於藝祖之上趙氏宗廟有知其享之乎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初汀州人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眞君也是爲聖祖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旣東封加聖祖號爲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至是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命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卽于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後唐時復降生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

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恩命丁謂等修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威天尊道應眞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尋作景靈宮奉聖祖以孔子諱犯聖祖諱改元聖曰至聖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淸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爲奉迎使奉安于玉淸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于宮以旦爲刻玉使王欽若與謂副之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爲皇后

后父通爲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爲業攜之至

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以爲美人欲封貴妃李沆不可事具前未幾爲修儀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廸字復古幽州人言妃起于微寒不可以母天下參知政事趙安仁亦言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帝不從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安仁罷帝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焉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爲兄改其姓爲劉聞李廸之諫大恨之后性敏警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癸丑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後周置今屬山東武定府）呂夷簡（字坦夫蒙正兄子）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本）遂詔扶侍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告玉淸昭應宮及太廟。

甲寅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淸宮。

先是詔親謁太淸宮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

明皇崇祀老聃溯源仙裔荒經瀆禮之失固不待言至趙之於李尤風馬牛不相及無端而追尊帝號其義何居且復升改軍州賜酺肆赦不自覺其效顰之可笑眞宗之惑亦甚矣

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以示羣臣及是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淸宮丁謂獻白鹿一芝草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爲集慶軍賜酺三日

以應天府爲南京二月還宮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爲應天府至是建爲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夏四月沙州入貢

先是曹宗壽殺其從父節度使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其子賢順遣人入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爲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帝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瀘州（梁置今隸四川）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于帝前帝召王旦質之旦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

羣臣各挾私意。王殿忿爭無禮實甚。直斥其罪而明示之罰。使天下曉然知執法之不撓。斯為政體。即傳播外國。亦當益欽朝廷之尊。而凛紀綱之肅。更無庸諱飾也。王旦曲為之解。豈于欽若有所顧忌而調停袒護之耶

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諡文定。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初。契丹以鴨綠江（注見前）地予高麗。高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六州。）及王詢敗。請降于契丹。契丹責令親朝。詢以疾辭。契丹怒。連歲遣耶律資忠（字沃衍。系出仲父房。）往取地。不從。乃遣

蕭迪里討之。高麗與女眞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已而

契丹耶律世良等。大敗高麗于郭州。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耶律世良。小字斡六院部人。

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爲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

于寶符閣。以御容立侍于側。

十二月癸丑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羣臣表賀。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阻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旦于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而已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朝元殿災

榮王元儼太宗第八子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火事當死者衆王旦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爲殺戮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減死幾百

人。

六月己酉朔日食。

秋九月吐蕃罝勒斯賫舊作唃厮囉今改正請伐夏州不許。

罝勒斯賫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噶爾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東宋于此置龍支縣後廢舊作宗哥今改正以宗噶爾僧李立遵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涇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罝勒斯賫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城名宋于此置樂州今爲西寧府碾伯縣治而立遵自居宗噶爾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立遵居罝勒斯賫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罝勒斯賫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

德明。希朝廷賜予。因是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

帝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

秦州以備之。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諡忠定。

詠倜儻有大志尙氣節。嘗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政績聞。方疾上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首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章三上出知陳州卒。贈左僕射。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在今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西南相傳漢張道陵修鍊于此世以鬼道惑衆正隨其後也至是召赴闕賜號王欽若爲奏立授籙院及上清觀今日太上清宮在龍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爲樞密副使

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固稱不可。後數日。二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本唐復羌縣。宋爲砦。元復置縣。今屬鞏昌府。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問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迪曰。瑋知唃勒斯賚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發關內羨兵赴瑋。唃勒斯賚與宗噶爾族謀連結入寇。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

勦。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罝勒斯賚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參知政事。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彭年性奸諂。時號九尾狐。翌日。向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詳練儀制前世未有者。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宗諤字昌武。昉之子。卒。楊億罷。彭年獨任。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明年二月卒。

以旱蝗罷諸營建。考宋史李廸傳。廸請發內藏庫。與諫土木。乃一時事。續綱目分係祥符元年天禧元年。與傳不合。今依宋元通鑑併之。

帝以頻歲旱蝗洊饑。三司調用不給。召李廸問所以濟之之策。廸對曰。祖宗置內藏庫。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幸無費。償以佐國用。則庶幾天下財利寬。而民不加賦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字景山。濮州甄城人。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借之。廸曰。天子于財無內外。何必曰借。廸又言。陛下自祀汾亳以來。土木之役不可勝紀。今旱蝗之警。乃天所以仁愛陛下也。願罷諸不急之費。帝嘉納之。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振貧者

官之未幾得雨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丁巳　天禧元年春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夏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旦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避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秋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凌策（字子奇宣州人）李及（字幼幾鄭州人）旦復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旦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

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爲宰相

九月王曾罷

曾旣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非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其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

白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諡文正。

旦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蕷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痛悼不已。旦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旦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何如。旦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眞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

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張師德。字尚賢。襄邑人。薛奎字宿藝。絳州人。

戊午　二年。夏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契丹以張儉宛平人。爲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爲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

代之寶願以爲獻因召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彗星出北斗

秋八月立子受益（帝第六子即仁宗）爲皇太子更名禎赦

受益司寢李氏（杭州人）所生皇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妃（益州郫人）同撫育之至是立爲太子帝作元良箴賜之

冬十月張知白罷

知白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己未 三年春二月戊午朔日食

得天書于乾佑山（乾佑縣之山也乾佑五代漢縣故城在今商州鎮南縣）夏六月王

EAST ASIAN LIBRARY

準于欽若判若氷炭何獨
于乾佑天書之事效其所
為蓋一以圖巳之進用一
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隨
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戶之
為害甚於陷阱一溺其中
卽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永興軍廵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并州人詐為天書
降于乾佑山時寇準方判永興素喜能附巳遂上其書
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言姦臣妄誕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
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
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
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卽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

書。羨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
長官拂鬚邪。謂大慙恨、遂成讐隙、
河決滑州。
泛澶濮鄆濟徐境。
秋。七月。羣臣上帝尊號。大赦。
以天書再見也。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八百六人。
京東河北水。
彰德留後馬知節卒。諡正惠。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

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至是卒。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每歲三行禮。宮廟圜丘必同舉。永為定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喜甚。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然。瞯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宋

眞宗皇帝

庚申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愛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謚文簡。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愼之又愼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出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況復被酒漏言尤爲粗疎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眞宗以家國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亦豈得辭始事不臧之咎哉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廸以爲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廸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廸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

廸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爲相敢謝帝顧謂廸曰尙可辭邪廸乃

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

詔罷翰林學士盛度字公量餘杭人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準之婿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儀大名人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謂同列曰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廸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副廸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廸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知鄆州謂知河南府

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爲楊億所識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

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辛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番亘勒斯賚來降。

冬十一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壬戌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是為仁宗。尊皇后

仁宗即位年已十三不爲幼矣使得公正大臣輔政則朝廷可望清明母后臨朝無益于君德而有損于國是特僉壬之徒計圖依附攬權耳王曾既稱正色立朝時倚爲重何不于受遺時力陳利害泯處分軍國之詔以圖探本澄源而僅爭留權字議定垂簾爲苟安計耶

爲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開封人。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

廸之貶尚由不密失身廸則無罪而亦被逐莊獻以私怨遽逐大臣豈所以昭大公無我之度況以朋黨誣連則更過矣丁謂諸生記事云云不顧淸議小人而無忌憚又何責焉

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

眞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巳。事具前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逼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還。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眞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隆音（舊作僧隱今改）等來弔祭置眞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眞宗諱者悉改之

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爲不可太后意不然

丁謂當仁宗初立情有垂簾之尊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于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狀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爲營救所謂生平嚴正者安在至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爲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

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苐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旣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

人聽覩之有且拯已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漸進亦可概見矣

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爲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

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眞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眞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爲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眞宗書殿壁曰曾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戸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

史臣以天書殉葬爲是續
綱目發明則以爲非且謂

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眞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無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耀卿。祈付其家。戒使者伺耀卿會衆僚時達之。耀卿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揣摩也。劉耀卿。洛陽人。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在鞏縣永昌陵北。以天書殉。

當辨其僞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諸不論不議而已舉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豈非彰眞宗之過于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政化之得失哉

史臣曰眞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屢奏災異以杜其侈心然已有所見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賢哉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熏灼因附之與爲昏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字詠之開封人上疏論之太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

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于書無所不讀。尤喜奬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于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

給兗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曰。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

茶法三說貼射終北宋世凡再三更易時率以貼射爲便然亦有以見錢徒致京師入少出多爲患者而劉攽歐陽修則極論均賦納錢之害以此知弊由法生權在經理之善與不善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解鹽鹺課又何獨不然

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字道宗。廣州人。）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見錢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字仲詢。新喻人。）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諫臣。歙人。）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呂夷簡魯宗道領之。首考茶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雍熙後用兵。多募商人入芻糧

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爲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
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榷貨務地。曰江陵府。曰眞州。曰
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
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
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說。讀作兌。及其旣敝。利歸
商賈。入芻糧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錢得券即轉鬻茶商。茶商以券取茶。收蓄貿易。以射厚利
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物之估日高。茶之價日賤。故券多滯積。
由是邊備日蹙。入芻糧者。以利薄不趨。茶法大壞。至是。諸等較歲
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塲茶。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黃梅。黃州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歲課五十萬緡。天禧
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
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
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

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以物爲質曰貼。指物而取曰射。給券爲質。而指取其茶。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有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以實錢入粟。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諮等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中之仲反。猶言注也。並邊芻粟。上皆從之。諮法既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會孫奭等亦言其煩擾。于是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法復壞。其解鹽亦詔入錢京師。隨商人所便。諮改知洪州。尋奪職。事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歷。

司天監張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誅。實拯營救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未幾卒。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眞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後復官。賜謚忠愍。

初太宗得通天犀。犀角紋有白理如線。夜視有光者。名通天犀。亦曰夜明犀。命工爲

自張詠立交子法而會關引鈔屢易名曰弊至不可究詰詠之爲此特因救一時鐵錢之失非欲經久通行效尤者不原其立制本

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病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揷竹焚紙踰月枯竹盡生笋衆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公安蜀漢縣注見前今縣東北有寇萊公祠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荊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倣于唐之飛錢以楮爲之其後務關子會子錢引及鈔略同此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

意圜法幾因之窒礙則拘泥不達事體之過也泉貨貴于流通豈可使他物操其盈絀況後世以銀爲幣輕齎易致又安取此幣閣朽爛之物耶

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字希稷。河東人。張若谷。字德繇。南劍州沙縣人。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自是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錢。限年以爲界而交易之。

甲子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女孫。

時張美人河南永安人石州推官堯封之女。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考宋史仁宗紀。是年書觀刈麥。皇祐元年則不書。續綱目。皇祐元年。書幸後苑觀刈麥。而此則不書。今依宋史爲據。而以續綱目所載。附注于此。

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帝復于後苑作寶岐殿。歲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冬。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樞密副使晏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幸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

曾之解鼓妖之惑辨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祠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

更名者。

丙寅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伊[illegible]舊作耶剌里。今改正。既而又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至是。契丹將蕭惠字伯仁。阿固齊五世孫。舊作阿固只。今改正。復圍甘州。不克。由是卓木布舊作阻卜。今改。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

辨此也至聞水作於朝堅執不退乃請見陳謨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爲可見矣

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淸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

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

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貸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詞色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

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謚文節。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微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

如寒士。及是卒。帝爲罷上巳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爲樞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小字烏哩克。舊作嵬理。史稱夏國語謂惜爲嵬。富貴爲埋訛。今訂正。襲回鶻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元昊事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是年大水並在七月亦不及兩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眞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

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勲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勲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詬詈良久請併罪利用后問諸執

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爲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爲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簡肅。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爲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爲和鼓。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元堯叟之弟。爲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宦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聞者冤之。

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

輔臣宮觀使名實非正道蓋自眞宗崇奉天書始仿唐時太淸宮使而置本不

閒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玉淸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續綱目作兖州。今據宋史及東都事略。改正。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之。齊州人。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

當於政經仁宗因災罷之可爲得體迨政和中復建神霄玉清萬壽等宮紛紛置使終宋之世遂以爲優禮大臣之典拜命者雖賢不免腆顔受之習俗移人乃至是哉

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會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至是會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衮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小字和多郭沁阿固齊五世孫 按和多郭沁舊作胡獨堇今改正討之

遼東自神册中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延徽孫相繼爲戸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戸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于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擿

路艱險多至覆沒鞭撲榜掠民怨思亂東京錫里軍詳袞大延琳因之爲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字延寧孝穆弟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勳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爲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

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帝百官上壽會寧爲斷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爲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爲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爲河中府通判。

庚午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伐木造船。輦運疲勞。今去其弊。一也。陸運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二也。船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三也。錢幣欲使流通。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也。乃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

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字表微。宣城人。）爲樞密副使。

時政出宮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爲笑談。

辛未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眞立。其母蕭訥木謹（阿固齊五世孫。按訥木謹。舊作耨斤。今改正。）治國事。宗眞宮人蕭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訥木謹自立爲皇太后。聽政。改元（宗眞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訥木謹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旣邪。及隆緒卒。左右希訥木謹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訥木謹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眞聞之曰。皇后侍先

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爲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爲後患。宗眞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爲也。訥木謹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爲。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

夷簡相業一無足稱惟議宸妃飾終之禮思深慮遠所全實多而持論不激不隨尤得大體衡人者瑕不掩瑜褎其一善正所以貶其他過惡耳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眞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木謹弑其主母蕭氏

訥木謹慮契丹主懷齊天后鞠育恩因其蒐于雪林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不啓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呂夷簡不

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秘書丞劉越字子長大名人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爲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節度觀察處置押蕃落使封西平王契丹亦

遣使册元昊爲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自號鄂摩烏珠舊作嵬名吾祖今改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爲顯道稱于國中

癸酉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注見前見然觀者皆以爲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耤田。

命宰相張士遜明道元年二月復相撰謁太廟及躬耕耤田記檢討宋祁字子京安陵人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耤田記。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

莊獻不嘗問曾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袞冕皆何爲者至進外家任官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眞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談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河中虞鄉人。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爲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

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爲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夷簡疏陳八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于彼以爲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爲有罪爲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爲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開封人）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廸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爲樞密副使王德用僉書樞密院事

廸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爲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謚莊懿。

左右有爲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時初置端明殿學士。以命宋綬。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親萬幾。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能過於前日。頃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

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故事請別築宮乃作奉慈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明道元年爲樞密副使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爲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爲副使

士遜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諷劾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臺官職司糾舉若由相臣汲引則心存瞻顧必致共效寒蟬且以朝廷言路爲政府市恩之地植黨樹私弊將無所終極仁宗此詔達政體而持法紀實正本清源之道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乃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臣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鬭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卽誤亦不可而況宮闈之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爲不益可笑哉

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宋庠。本名郊。字公序。祁之兄。劉渙御史蔣堂。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馬絳。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爲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

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
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
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
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卽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
事。遂黜道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
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
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
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字彥國，河南人）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
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

知前日之斥，
果非上意也。

甲戌 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主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蒙古名察罕城。）

契丹太后訥木謹陰召諸弟，議立少子重元。（小字伯奇，展聖宗次子。舊作孛吉只，今改。）重元以其謀白遼主。遼主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齊克（舊作七括，今改）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張六星，注見前。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又主遠賓。）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賜號冲靜元師。尚美人亦廢于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別宅安置。

王曙卒。以王曾爲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及卒。以王曾代之。

九月。立曹氏爲皇后。彬孫女。

御史裏行孫沔。字元規。會稽人。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亦以爲言。不報。

冬十月。趙元昊寇環慶。續綱目于是年七月。書趙元昊反。畧寇環慶。考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畧。元昊入寇。俱不係七月。且入寇環慶在先。稱兵報仇在後。自是兩事。續綱目混而爲一。敘次顛倒。今改正。再考宋

史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蓋是時元昊雖僭擬改元。然猶遣使奉貢。故禮賜如故。至寶元元年。上表自言稱帝。本紀乃始書反。今一依本紀爲斷。于此書寇。于寶元元年書反。

元昊率衆至環慶。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已而慶州柔遠砦宋置。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蕃部都巡檢嵬通作嵬令吺。威羌姓舊改後破夏人橋諸堡。夏人所築。破之。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在安化縣西北。伏發被執。久之始放還。元昊雖嘗奉貢。而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曰。石晉敗亡號也。乃改廣運。是月。其母衛慕氏之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沉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祥符中置。班樞密直學士上。孫奭繪無逸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寫無逸

篇于閣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事。畧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艷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欵召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忠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于朝簡撥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暱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酒務。

二月育宗室允讓太宗之孫商王元份之子子宗實于宮中。

時帝未有繼嗣曹皇后居中決定大計遂取宗實入宮。后拊鞠之時年四歲。

李廸罷。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事。王德用、韓億。字宗魏，開封雍邱人。同知院事。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廸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諷。又欲因以傾廸。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廸遂罷知亳州。廸謂人曰。廸不自量。恃主上之知。自以爲宋璟。而以呂公爲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夷簡實陰教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

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之。既成。帝御延福宮觀焉。然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聲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字公明。陳留人。）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而逸又獨執周禮嘉量之法。請鑄量以定律。右司諫韓琦（字稚圭。華之子。）國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

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官用和峴所定

樂。

秋。九月。作睦親宅。（宋史帝紀改[illegible]月為九月。）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聯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

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甚

悽惋。帝悔。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

班受册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

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

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殮葬。而停謚册祔廟

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臺辟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爲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遺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十二月。吐蕃嘉勒斯賚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木諾爾（舊作蘇奴兒。今改正。）將兵擊嘉勒斯賚。敗死殆盡。蘇木諾爾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即氂牛城。後崇寧中

改名宣威。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唐。今西寧縣宋初屬吐蕃。謂之青唐城。宗噶爾註見前。帶星嶺在西寧縣故龍支城西北。諸城。額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部兵溺宗噶爾河。即宗噶爾川亦曰宗水。源出西寧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及飢死過半。未幾。并兵臨河湟。額勒斯賚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額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額勒斯賚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使。以

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旣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河南人）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吕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

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麤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

恐鉗天下口。請攺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茍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注見前。令于是御史韓縝字玉汝。億第六子。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朝士畏宰相。無敢出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歸。張于幽州館。李紘。字仲綱。昌齡從子。王質。字子野。旦第三子。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遂大宴。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謚章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注見前。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凉。注俱見前。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洪州以洪源谷名在今凉州府平番縣定州即定遠鎮注見前威州即威振堡在今寧夏府平羅縣龍州今榆林府靖邊縣之龍州堡是仍居

興州。元昊攺靈州爲興州。以爲興慶府阻河也。黃河依賀蘭山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元和志。其山樹木青白。望如駮馬。彼人呼駮馬爲賀蘭。故名。爲固地方萬里。攺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軍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敎國人紀事。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場屋。薄遊塞上。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云。元昊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謀畫。皆二人所導也。

丁丑

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宮中

初。乾德中。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以赤帝爲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壇而祭。至是以祈嗣。

乃置像宮中祠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字表臣熙載子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爲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

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于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

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續綱目不書。今依宋史天文志補。詔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言。臣觀國史。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後苑門。召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爲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爲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得象（字希言。建州浦城人。）同平章事。王鬷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參知政事。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爲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博文尋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張觀

山遇以勸沮元昊叛謀不見聽納挈眷欵降且既至中國投誠宜難復歸故土郭勸即當馳奏朝廷撫綏妥輯庶覘其虛實益謹邊防顧乃執還夏人聽其戕

字思正，絳州絳縣人。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以其涉朋黨，下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遂反。

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當作德靖，故城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塞門砦、在今延安府保塞縣。赤城路在今平凉府崇信縣。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

害旣失招徠之義前疎禦敵之方雖元昊逆跡早萌不因此而生釁而稱兵之速勸實促之當日朝廷未聞加以譴責何邪

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諡文正。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己。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曾無子。皇祐中。其弟子融。援唐元宗賜裴耀卿碑額例。請帝親篆其碑。許之。題曰旌賢。大臣賜碑自曾始。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爲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

夏竦畏敵如虎意在株守而不在征討邊事安得不壞朝廷既知其怯何不選將易之而聽其姑息貽害邪即其所條十事亦係臨渴掘井之謀且止爲防守計惟欲藉罝勒斯賚之力以牽綴夏人更不免於示弱而廷議多采用之其不能振作有爲亦可知矣

時鄜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竦知涇州。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龎籍。體量體察量度也。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疏以爲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今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輒議追討。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爲藩籬。三詔罝勒斯賚幷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竦爲怯。

加吐蕃罝勒斯賚保順節度使

自李繼遷陷西涼。巴喇濟舊部往往歸罝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罝勒斯賚居鄯州西有臨谷城。在今西寧縣。通

青海高昌諸國商人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强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且勒斯賚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立大功

己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字子美守恩弟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諫

官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絶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古納克族而去古納克族蕃部名舊作歸孃今改正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之數裁爲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

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眞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覬中國歲幣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以王隨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巳。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字仲裕。）太常博士呂公弼（字寶臣。並夷簡子。）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

青猛銳善戰敵自不敢攖其鋒所向披靡亦其勇畧使然耳非披髮面具之足以制勝也史既艷稱其事不知者將舉其末節以爲克捷之由不亦惑奇失實耶

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是度。琳俱坐免。度出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並被黜罰。士元流海島。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夏人寇保安軍。宋置。今延安府保安縣是。巡檢指揮使狄青。字漢臣。汾州河西人。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本蕃部舊砦。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石元孫字善長守信孫平死之續綱目作劉平石元孫戰歿考平與元孫同被執而平死節元孫留賊中不得並書戰歿今改書二月貶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砦疎士兵寡弱又無宿將雍請益師不報未幾元昊詐遣人通欵于雍雍信之不

設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本隋金明縣宋改爲砦。故城在延安府安塞縣。執都監李士彬延州金明人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平于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宜川延川洛川之口也。在今安塞縣北。西十里止營。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開封人。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遵擊退之。賊蒙盾而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日暮。賊以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遽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語曰。當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唐縣。今屬延安府。平遣軍校遮留。得千餘人。轉鬬

金明砦之敗由於范雍庸懦無備自當慎簡幹才代將以叶師貞用非其人雖置鈐轄何益況奄寺在軍小則沮撓掣肘大則齟齬僨轅終唐之世弊必百出

三日。退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罵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元孫留賊中。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德和旣遁。輒誣平降賊。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即河中置獄問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朝廷不知元孫未死。詔與平俱贈官。（後元昊歸款。縱元孫歸。諫官請斬塞下。以賈昌朝奏貸之。安置全州。）

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

崇何亦踵前車覆轍邪

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諸路轉運提刑訪知邊事者以聞。又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釋寇所至州縣罪。並免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于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急。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

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鬷陳執中張觀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字繼長。溥之孫。同知院事。

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戰歿。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鬷

始歎璋之明識。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機務塡委士遜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傅致仕笑相得謝自士遜始。

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夏守贇王守忠還。

守贇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上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備使持久可守充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已而元昊陷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二砦。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雖善其策。而不果行。　承平砦。在延安府安定縣北。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

爲軍以何中府同華州中下戸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十三他所減不與（去聲）詔以爲康定軍

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永平砦在延安府延川縣西北）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三川砦宋置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環慶副總管任福（字祐之開封人）攻其白豹城（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克之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餘積而還

鄜州將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城青澗（本寬州壘宋建城金升爲縣今屬綏德州）

時寒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

里有故寬州城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十月詔內降升遷者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于內中下表或口爲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綱紀寖壞爲害至深臣乞自今于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

莊獻垂簾之際請謁盛行無恥者至援劉美家婢干進朝政濁亂極矣仁宗蓋深鑒其弊故一聞韓琦之奏即禁皇族及命婦等非

時入內復許執奏內降升
遷誠得杜漸防微之要矣

塞外冬寒草枯賊牧放無
資易於制服且逆料中國
之不能冒氷雪以深入守
禦必強若乘時以攻其無
備奚止事半功倍至春深

重行賞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巳 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字世良澶州清豐人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僥倖成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

則草長馬肥敵得逞其長技此主客彊弱一定之勢仲淹未能深悉邊情習見漢人之不耐饑寒遂不免爲迂濶之論或者爲庸懦將卒浮言所惑不暇致詳非善於籌邊者也

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乞留此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出師。琦奏言兩路協力。尙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在榆林府懷遠縣南。與延安府安定縣接界。）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疆之。終非巳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

國人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逐路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乞別命近臣以覩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考宋史范仲淹傳元昊請和于仲淹在好水之戰前夏國傳在好水之戰後韓琦傳與仲淹傳畧同續綱目敘次以韓范二傳爲斷今依之

元昊歸陷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會元昊亦求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韙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蓋

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宋置。治平涼。唐時。渭州已沒吐蕃。故移置于此。）任福與戰于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源出六盤山。西南流。與苦水合。苦水。即瓦亭水也。）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此宋砦。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非古高平城也。）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本赤藁城。明道中賜名。在隆德縣東南。）琦乃趨鎮戎軍。（宋置。今固原州是。）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字公弼。河南人。）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雍邱人。）爲先鋒。朱觀、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王珪（開封人。）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戒令自懷遠趨德勝砦。（宋置。在平涼府靜寧州東北。）至羊牧隆城。（在隆德縣西北。即邪沒隴川。宋置砦于此。）出敵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

虜情之流貝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以爲保全生靈爲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討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數銀泥合安能藏鴿百餘且自設伏至交鋒已將經日鴿性不耐閉氣封識過久勢將垂斃又安能復起盤飛此蓋僨敗之餘其殘

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在隆德縣東南）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敵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屯籠絡川。（在好水川南）相距五里。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以翌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在隆德縣東與固原州接界）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格戰。懌于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

其惡欲歸咎於已歿之任福遂爾傳聞失實不足信也

哭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戲幢也。）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翼而擊之。官軍大敗。懌肅戰死。福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力戰。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先是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宋砦。在平涼縣。以瓦亭關名。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是爲東瓦亭。其西瓦亭。在秦州秦安縣東北。）騎兵三千爲後繼。至是。與朱觀武英遇。合兵拒戰。王珪亦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助觀掠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衆遂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敵引去。得還。將士死者萬三百人。關右大震。時元昊

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以好水川之勝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未幾復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

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字伯中。化基子。參知政事，任中師字祖聖，中正弟。任布字應之，河南人。為樞密副使。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因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注見前。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德扆曾孫。敗之。尋寇金明，破寧遠砦，宋砦在葭州府谷縣西。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又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字公壽，濮州人。破賊于栢子砦在府谷縣北。及兔毛川，在葭州神木縣西北。遂築十餘

柵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爲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范仲淹。龐籍。兼經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同等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西賊一有舉動。則先據

要害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賊未集之時出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籍至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稍葺治之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在延安府安塞縣西北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字之純靈州同樂人襲取承平砦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築龍安砦在安塞縣北後改名德安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又據

要險築大順城。在慶陽府安化縣北。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字天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砦名。在安北縣東北。與延安榆林接界。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